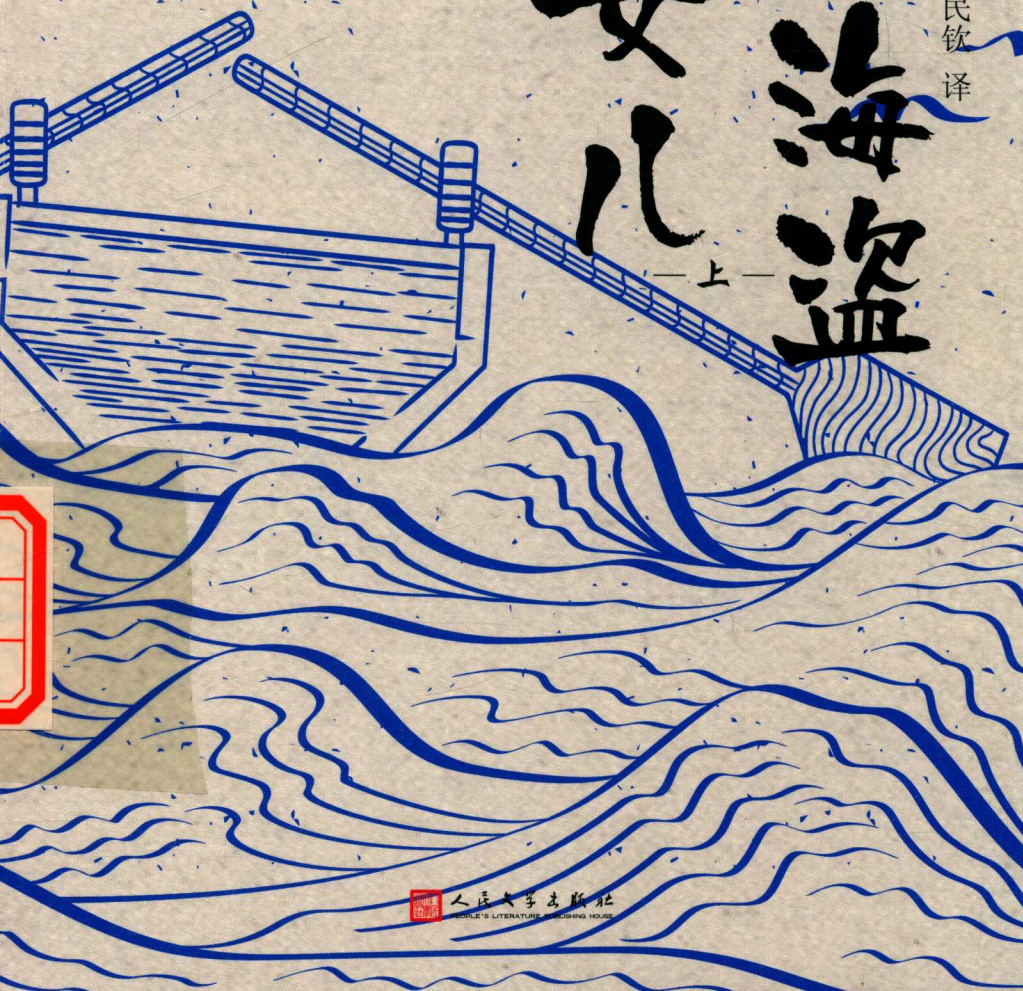


上

村上海盜
的女儿

(日) 和田龙著 郑民钦译

—上—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村上海盜
的女儿
—上—



(日)和田龙幸
郑民族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16-6576 号

Original Japanese title: MURAKAMI KAIZOKU NO MUSUME by Ryo Wada

Copyright © Ryo Wada 2013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 through The English Agency (Japan)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村上海盗的女儿.上/(日)和田龙著;郑民钦译.
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ISBN 978-7-02-012295-0

I. ①村… II. ①和… ②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26398 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王皎娇
装帧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47 千字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0.5
版 次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295-0
定 价 4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出场人物

织田信长拥戴室町幕府最后的将军足利义昭在京都举兵起事，试图势力西扩。时在天正四年（1576年），是火攻比睿山之后五年、歼灭武田军队的长篠会战结束之后的第二年。信长与大坂本愿寺的战争进入第七个年头。

（村上家族）

村上景：嫁不出去的悍妇、丑女。二十岁。

村上武吉：村上景的父亲，能岛村上家族的家主。其势力控制大半个濑户内海，引领村上海盗进入鼎盛时期。

村上吉继：来岛村上家族的头号重臣。性情耿直，浑身毛发浓密。

村上吉充：因岛村上家族的家主。处世老到，温文儒雅。

村上元吉：村上景的哥哥。勤勉、严谨、正直，对家臣态度严厉。

村上景亲：村上景的弟弟。遇事逃跑的胆小鬼。

（毛利家族）

小早川隆景：已故毛利元就的第三子。辅佐毛利家族家主、他的侄子毛利辉元。其智谋韬略为丰臣秀吉、德川家康以及天下人所赞赏。

乃美宗胜：小早川隆景的重臣。原先是警固众（水军）的一员猛将。秃顶，对家主说话很不客气。

儿玉就英：毛利家族直属的警固众头领。皮肤白皙的年轻美男子，自尊心强。

(织田家族)

真锅七五三兵卫：攻打大坂本愿寺的真锅海盗的年轻家主。刚强无比的彪形大汉、怪杰。

真锅道梦斋：七五三兵卫的父亲。率领真锅家族在泉州取得飞跃发展，大光头和尚。

沼间义清：管辖泉州的触头，沼间任世之子。对真锅家族的崛起深感危机。

松浦安太夫：与沼间家族一样，也是泉州的触头。“坏兄弟”中的弟弟，南瓜脸。

寺田又右卫门：“坏兄弟”中的哥哥，丝瓜脸。

原田直政：织田家族的重臣。攻打大坂本愿寺的主将。

(大坂本愿寺)

显如：一向宗本愿寺派第十一世门主（住持僧）。与织田信长对立。

下间赖龙：显如的亲信。依仗门主的威信为所欲为。

源谷：安芸高崎的农民。一向宗门徒。

留吉：源谷之孙，一向宗门徒。能说会道的少年。

铃木孙市：火枪雇佣兵集团杂贺党头领。

目录

| | |
|-----|-----|
| 序 章 | 1 |
| 第一章 | 21 |
| 第二章 | 125 |
| 第三章 | 227 |

序 章

1

最初文字标记为“大坂”的这块土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改为“大阪”，并一直沿用至今。

“大阪”这个地名似乎在江户时代开始出现。当时重视发音胜于文字表记，“大阪”与“大坂”并用。

所以，战国时代的“OSAKA”是“大坂”，至于现在称为“大阪”的地方当时一般称为“难波”。

那么，“大坂”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呢？

其实，战国时代，“大坂”只是指一个地点。

这个地点就是一向宗（现在的净土真宗或者真宗）本愿寺派的本山（总寺院）大坂本愿寺。也正是现在的大阪城坚稳雄踞的地点。

——大坂也完了！

战国时代，天正四年（1576年）四月中旬的一天拂晓，纪州（和歌山县）杂贺的火枪雇佣兵集团、杂贺党头领铃木孙市从看似大坂本愿寺的城墙围墙上眺望外面，眉头紧锁。

——我必须见那个人。

这天晚上，虽然几乎是满月，却多有云彩。孙市目不转睛地凝视墙外那个一团漆黑的地方。他移开目光，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。

大坂本愿寺内宽阔的院子里，铺着白砂。要是白天，洁白的砂子闪烁着耀眼的亮光。在这拂晓时分，孙市踩着白砂往前走，他一边听着砂子发出的咔嚓咔嚓声，一边环视幽暗中隐约浮现的寺院。

——他在哪里呢？

他就是本愿寺第十一世门主显如，当时三十三岁。

孙市也是三十五岁上下，在他眼里，这个率领一向宗众多信徒、门徒的显如和自己只不过是同龄人。但现在必须立刻与他见面。

——大概又是在那个令人心烦的阿弥陀堂里吧。

孙市抬头看着前面那座巨大的建筑物的暗影。阿弥陀堂里安放着一向宗的本尊阿弥陀如来佛像。孙市往下一看，只见一个人影悄无声息地慢慢移行，一副傲慢的样子。

——原来是这家伙！

孙市的眉头皱得更紧，喊了一声：“赖龙！”

下间赖龙是显如的坊官。

所谓“坊官”，就是亲信，佛事之外的一切俗事都由他向显如转达。自古以来，这个职务很容易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。赖龙也不例外，他充分认识到这一点，并运用自如。

“谁啊？”

赖龙朝着声音的方向看过来，抬起下巴远远看着吧嗒吧嗒走过来的孙市的影子，仿佛在说“还不死心啊”。

——赖龙这家伙，就声音不错。

孙市从鼻尖上感觉到他的目光，心里苦笑着。

赖龙所属的下间家族世代延续辅佐本愿寺门主的佛事和俗事。在佛事方面，因为每天都要参加修行，朗读一向宗的开山祖亲鸾的教义，所以从小就学习小原派学问。现在赖龙虽然只管俗事，不参加佛事的修行，但他从小就接受过发声的特殊训练。

“是我，孙市。”孙市气呼呼地回答。

赖龙含带着轻蔑警告他：“走石板路！石板路……”

赖龙的意思是不要踩坏打扫干净整齐的白砂。

——这小子！

孙市心里正发着火，赖龙的身影已经清晰地出现在眼前。他果然是高高地仰着下巴。

赖龙一副僧侣模样，头发剃光，身穿袈裟，但是他与普通僧侣的不同之处在于身佩腰刀。坊官又称为寺侍，所以赖龙带刀并不特殊。

不过，在统管杂贺火枪团一千之众的孙市看来，还是觉得赖龙可笑之极。

——这个半吊子武士！

他打算作弄一下这个装模作样的半吊子武士。

“喂，光佐这小子在哪里？”

“你是说光……佐？”赖龙用经过小原派训练过的美声忽然怪叫起来。

光佐是显如的俗名，显如是佛门弟子的法名。门徒中没有任何人敢这样毫不客气地直呼门主的俗名。

“你要尊称御门迹！御门迹……”

赖龙看孙市，也不过是一个门徒。他瞪着眼睛狠狠申斥孙市。

孙市心想他发火了，如果在白天，一定会看见他的光头火冒三丈，不由得心里暗自发笑。

赖龙扔下一句“对你这号人没道理可讲”，便转身打算离开。

——叫你小子胡说八道！

孙市收起心中的笑容，伸出长臂，从后面突然勒住赖龙的脖子。

“你干什么！”

耳边响起赖龙的抗议声，孙市心头感觉很舒服。赖龙手忙脚乱地挣扎，想掰开孙市的两只胳膊，但文弱的坊官怎能敌得过杂

贺党头目的强劲臂力。

孙市将嘴贴在赖龙耳边，低声说道：“赖龙，老子是谁啊！杂贺党头目岂是你所说的‘这号人’？”

事情本来是孙市挑起来的，说话却如此蛮不讲理。他看着在自己侧面气喘吁吁的赖龙的眼睛，说道：“你还不说？”

赖龙倒吸一口凉气，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孙市的眼睛。

孙市的眼睛异于常人，当他睁大眼睛的时候，黑眼珠非常小，有时令人感觉简直就像猛兽。

孙市鹰隼般的眼光直逼赖龙，继续说道：“这件事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可是对你们和尚来说应该是十万火急的大事。”

“他在御影堂。”赖龙连眼睛都渗出泪花，发出如石子摩擦般的声音。

“哼！”孙市松开手臂，向御影堂走去。赖龙在后面紧追着。

“你说的十万火急的大事是什么？”

这小子的声音又变得好听了——孙市对赖龙的恢复之快不由得叹服，他已经完全恢复了门迹亲信的那种威严。

孙市目视前方，扔给赖龙一句话：“我要和门迹谈话，你跟我来。”

他已经不再直呼“光佐”，尽管刚才说“这件事对自己不算什么”，但声音充满紧迫感。

2

“门迹。”

当铃木孙市带着下间赖龙拉开御影堂拉门的时候，只见身穿绯色袈裟的显如正仰望着堂主亲鸾开山祖的画像。

“孙市……”显如回头，露出些许微笑。

真是血统高贵啊——孙市不禁心情有所平静下来。

现存的显如画像的脸格外长。这张长脸遗传给儿子教如，据说他儿子的脸长约一尺。

显如一笑，脸部紧上方的小眼睛就看不见了，脸部紧下方的嘴唇画出一道小小的弧形，渗透出在战国这个时代一无所用之人的好处和豁达。

——此人不愧是贵胄啊！

孙市认为显如离尘脱俗的笑容是由于他的出身。

一向宗接近公卿阶层是在显如的父亲证如时期，他以门徒上缴的巨大资金作为武器，显示自己的威望，成为摄关九条家族的养子。本愿寺也是依靠这样的雄厚财力基础才进入门迹的行列。显如的母亲也是公卿的女儿。

显如十一岁丧父，当上门主。一个少年，置身于本愿寺的顶点，受到全国门徒的崇敬侍奉。本愿寺第一次进入门迹之列是在显如十六岁的时候。

与其说显如是一个僧侣，不如说是大名，不，是贵族。他出身高贵，受到周围众星捧月般的拥戴，这样的人有时候会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善人。孙市眼中的显如就是一个典型，这样的人品素养并不令人讨厌。

这样的人居然和信长持续了七年战争——孙市走上前去，这个不可思议的念头忽然占据他的脑海。

织田信长与一向宗本愿寺派的战争，即“石山会战”发生于六年前的元龟元年（1570年）。“石山会战”这个名称，是在大坂本愿寺被称为石山本愿寺之后，当时并没有这个名称。

显如之所以与信长对立，自古以来都一直认为是因为信长命令显如交出大坂本愿寺这块地皮。不过，这个说法缺少确凿的

证据。

根据记述石山会战的《石山退去录》的记载，信长的确说过：“大坂本愿寺之地形实乃古今罕见之城地。如在彼处筑城，控制西国，此乃最佳之地。”

同样是记述石山会战始末的《石山军记》里也有类似的记载，显如在开战之前写给近江（今滋贺县）门徒的信函中有这样的话：“之前对信长有求必应，都无济于事，他竟要求毁弃（大坂本愿寺）。”从这段话可以看出，信长或许的确命令把本愿寺这块地捐献出来，也或许是将本愿寺逼到不得不献的境地。

信长此前曾向显如提出捐助矢钱（军费）五千贯等各种苛刻的要求，显如都老实从命，但唯有对交出大坂地盘的要求无法接受，于是决心武力迎战。

这场战争历经七年，打打停停、停停打打，从去年十二月停战至今（天正四年四月），处于休战状态。

不过，这和平时期也要完结了——孙市已经看到大坂本愿寺的结局。下次会战，必败无疑——他刚才从本愿寺城头观望外面的景象后做出这样的判断。

御影堂里，孙市走到显如面前，停下脚步，对他说：“织田的军队可能在天王寺构筑新的城寨。”

“你是说天王寺？”

大声叫喊的是跟在后面的赖龙。天王寺位于大坂本愿寺南面，只相隔半里地（约2公里）。

“你说的十万火急，就是这个吗？”

在赖龙的惊叫声中，显如的笑容消失了。他默不作声，撩起袈裟，大步流星地朝御影堂外走去。

——门迹哟，你可得好好看看天王寺的城寨。

孙市看着显如和疾步紧追的赖龙的背部，自己也加紧脚步跟

上去。

孙市走到御影堂走廊的时候，只见众僧人成群结队地朝寺院
的南面城墙方向奔跑过去。

虽然太阳还没有从生驹山头露出来，但天已破晓，开始明
亮起来。在一片黑色袈裟中，显如的绯色袈裟格外显眼。当然，
僧人们也都发现显如，便都放慢脚步，保持与显如同样的步速
前行。

这般徒子徒孙！——孙市看着如追逐渔火的黑鱼群那样追随
显如的僧侣们，心里不由得掠过一阵不愉快。其实，他看不惯这
些门徒也有一些原因——他们只知道说一不二地紧跟显如。

孙市皱着脸，从走廊上跳下去，往前跑去。

赖龙向从后面跑上来的孙市喊道：“你是说除了野田、森口、
森河内之外，他们又在天王寺修建城寨？我们是三面被围啊。”

织田信长的家臣太田牛一在《信长公记》中记述信长的生平
事迹，明确记载信长的武将们继野田、森口、森河内，于天正四
年四月十四日修建完成天王寺的城寨。

第一个修建的是位于大坂本愿寺西面四公里的野田城寨（今
大阪市福岛区玉川）。

大吃一惊的是赖龙。本愿寺方面只是一心打算防御，在楼岸
城寨（今大阪市中央区石町2丁目，大坂本愿寺西面近处）和
木津城寨（今大阪市西成区出城，大坂本愿寺西南面5公里）
屯兵。

“蠢货，对信长这样的对手只能静观其变。”孙市一边踩着
白砂疾步前行，一边冲赖龙的后脑勺怒气冲冲地吼道，“你这
是在授信长那家伙口实。”

正如孙市所言，赖龙的这一手给信长授以本愿寺破坏和解协

议的口实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信长在四月三日竖起公告牌，宣布“困守大坂本愿寺者，不论男女，只要出来，保证不杀”。在本愿寺方面看来，这无疑是在逼迫自己不得不进行守城战。

面对本愿寺方面的“守城”，信长便进而在森口（今守口市土居町）和森河内（今东大阪市森河内西）修建城寨，从而控制大坂本愿寺的东北面和东面。大坂本愿寺距离森口城寨约五公里，距离森河内城寨约三公里。而且今天早晨修建的天王寺城寨，最终也控制了本愿寺的南面。

这期间，只不过两周的时间。

孙市冷冷地看着咬牙切齿的赖龙的侧脸，指责道：“被围得像铁桶一般。”

大坂本愿寺当然也不是麻痹大意，无所作为，也在设法搬取救兵，所依靠的正是这个孙市。就在前几天，孙市率领杂贺党一千之众进入大坂本愿寺。

3

带领黑衣僧侣的显如与下间赖龙一起登上土垒的台阶，从寺院围墙上眺望南面的外部景象，不由得震惊愕然。铃木孙市看着刚才掩蔽在黑暗中的这一片情景，原本严峻的脸色变得更加可怕。

大坂本愿寺位于南北长条的上町台地的北端，整个占地八町（约900米）见方，四周有护城河，外围圈绕着门徒居住的六个寺内町。寺内町的外围还挖掘有壕沟，将之团团围住。

从孙市现在站立的南面寺墙望过去，隔着巨大的壕沟，寺内

町之一的南町屋就在脚下。再往前看，壕沟外面就是上町台地如带状往南延伸。一片荒地，其间散落着一些田地，就是森村、高津村这样的村落。

孙市的右前方是难波砂堆，与上町台地平行，同样呈带状向南延伸。难波砂堆与上町台地形成断坡，从上町台地到难波砂堆，必须走下陡坡。在孙市看来，难波砂堆再往右就是一片大海，当时称难波海，即现在的大阪湾。

战国时期，难波砂堆这一片土地长满芦苇，中间有些许水洼，几乎派不上什么用场。但是，农民们还是在这块土地上开垦出少量的农田，形成一些小村庄，这种情形与上町台地完全一样。

本愿寺方面的城寨就构筑在难波砂堆的各个村子里。从本愿寺方向看过去，秽多崎城寨、难波城寨、三津寺城寨、木津城寨南北连成一串，赖龙屯兵的木津城寨也是在难波砂堆的木津村里。

天王寺城寨突然出现在木津城寨东面两公里的上町台地，位于现今大阪市天王寺区生玉寺町的月江寺附近，离大坂本愿寺约两公里，是信长方面距离本愿寺最近的城寨。

天色渐明，孙市听着僧侣们嘈杂的喊叫声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远处小小的天王寺城寨。

一夜之间就建起来了……

刚才在黑暗中看见闪烁的火花、听见轻微的枪声，就已经有所预感，现在一看，果然如此。赖龙屯兵的木津城寨的门徒们一定发现敌军修建城寨，双方已经发生过小规模冲突。如果到跟前去，应该会看到地上横着门徒的尸体。

尽管不是土垒结构，只是在沙袋上插进木栅栏的临时性工程，但木栅栏上彩旗飞扬，仅就防御而言，完全足够。木栅栏内